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九

褚球 族祖湛之 子淵另見 淵子賁 蓁 蓁子向 向子翔 翔弟澄 從父弟炤 炫 炫子湮 湮子蒙 蒙子玠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父績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遇害唯一女存故吏何昌

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為延譽仕齊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仕梁

梁書曰球以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出為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強無所闕　憲司甚稱職

歷秘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後台佐加毅如自球也後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球族祖湛之字休玄父秀之別見尚宋武帝

第七女始安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王覺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冑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累官至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丹陽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淵澄登輕舟南奔淵始生一男為劭所殺孝武即位累官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諡敬侯子淵另見淵子貢字蔚先少耿介父

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不愧恨有棲退志

侍中淵卒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帝甚嘉之以為

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尚書帝謝病在外帝以此望之

遂諷令辭爵讓與弟蓁

南齊書曰賁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世謂賁恨淵失

節守世故不復仕而南史乃云帝諷大諺當從齊書

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

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

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内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閤不可開以杆椎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身之不可全者名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宜身名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壠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尸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為恨耳永明七年卒恭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封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恭歷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

元元年卒諡曰穆子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掩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仕梁卒於比中郎

廬陵王續史

梁書載向外兄謝舉墓銘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謂擬得其人

子翔字世舉起家秘書郎累遷宣城王大器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别詔翔與王訓為二十

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之即日補宣城王大
器文學俄遷為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以翔超
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
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
枝葉咸以為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
尋徵為吏部郎去郡士民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為平允遷侍中太清
二年守吏部尚書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

卒翔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户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謂精誠所致云澄字彦道淵之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經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附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民李道念以公事至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

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視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嶷感病高帝召澄爲療立愈尋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犀導及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御史中丞袁彖奏劾之免官禁錮見原還侍中領右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安爲東昏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錄大夫炤字彦宣淵從父

弟父法顯鄱陽太守焰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為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名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淵身事二代其子賁往問訊焰焰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焰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徒賓客滿坐焰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士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性好戲以輅車給之焰大怒曰著此

辱門户那可令人見索火焚之敺人奔車乃免炤弟炷
字彥緒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
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為正員郎從宗明射雉帝至
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名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
可笑坐者莫荅炷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
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雕帝意
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㝛明初炷
以清尚與彭城劉俁陳郡謝朏濟陽江斅入殿侍文義

號四友齊臺建為侍中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
前後三為侍中與從兄淵操行不同故淵世不至大官
永明元年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
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
常捧一黃紙幃箱風吹紙剥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
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劒為質表
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
無以殯殮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曰貞子澐仕梁為曲

阿烏程二縣兄游亡棄縣還由太尉屬官御史中丞卒澐為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稚為湘東王繹親愛澐子蒙蒙子玠字温理九歲孤為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訓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孝宣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卿士士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

同乃除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琦鏁次的等具狀啓臺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琦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為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謟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慕琦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吏民股慄信後為義達所譛竟坐免官琦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自給或以琦非百里才琦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跼蹐若謂其

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違從政吾未服也時以為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米二百斛乃還都復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虎玠射之截發皆中口入腹俄虎斃及為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則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為舊至德二年贈秘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見重於世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炤貞勁之性炫廉勝之

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

世業無隕矣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九　　南史三十

蔡廓 子興宗孫約約弟撙曾孫凝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曾孫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

宋書曰桓玄輔政議復肉刑廓議曰肉刑之設肇自

哲王葢因曩世風朴民多淳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寘戢刑人在途則不遑改操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日滋恥畏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姦況乎黥刵豈能反善徒有酸楚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曌商飈而知懼全生拯暴於是乎在

後為宋武太尉叅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閒素為宋武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不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命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

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廊方行亮意若不同廊終不為屈

宋書曰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廊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當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則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王子居然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令抄疏如别又

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永和中蔡公為司徒司馬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下而於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鄉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曰揚州州位居鄉君之下亦惟疑然朝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事明文云皇

加殊禮齊獻王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
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
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
上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齊王為司空賈充為太
尉俱録尚書署事常在充後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
馬太傅為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為賀首至安帝為太
子正禮徐邈為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謂李
太后宗正尚書符令尚高密王為首時王東亭為僕

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是乾公王吾謂未可為據式乾亦私寘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録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得不從夫以王女為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可為言然赦文前後亦参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

都督故以本任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
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累遷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
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黄
門郎以下悉委子度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
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
之小字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
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徒為祠部尚

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
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
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名欲立於世可
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
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
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
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
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

推令自免為難廓年位並輕為時流推重每至時歲皆
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禄賞
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之從武帝在彭城
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
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
羊獄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
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
類室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名以興宗為字年十歲

喪父哀毀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用酬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與受母悅而從之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厚善元凶殺立僧綽被害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獨臨哭盡哀孝武踐阼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帝謂興

宗曰卿詳練清濁令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帝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帝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搆亂事平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皆呼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呼邪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

興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帝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既犯嚴制當甘斧鉞常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郎以正言得罪鏁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别帝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

令孫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
義不合關

宋書又載興宗言曰若士先知逆謀當時即應聞啟
苞藏積年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干黷
欺罔理合極法

從之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民尚書轉掌吏部時帝方
盛滛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
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顔師伯謂儀曹郎

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
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曰日未嘗相召每
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
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
曰建立儲嗣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
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
可檢視也不從
宋書曰興宗時親奉璽綬於嗣主見其無哀容出謂

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釁結大臣昭子謂死

國家之禍其斯斯乎

時義恭録尚書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遠近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輙與令録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輙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

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俱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

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為中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為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為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為多欲單為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

宋書作唯何

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

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殷恒便應侍中豈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為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宗出興宗為吳郡太守又轉南東海太守皆不拜苦求益州義恭大怒表言興宗之失詔付詳義恭因外使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粲私相許與自相

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宗既不欲以徒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又欲害復起興宗為太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内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

州行事頗在襄沔地勝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聞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嘗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

絕客避悠悠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輿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

宋書載輿宗言曰若復坐視成敗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

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撝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自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

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懐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就死朝夕耳殿内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宫省誰敢不從

宋書載興宗言曰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呉勇士陸攸討賊又大送顗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卿人驍勇有

胆力取其器仗配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事定
矣
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
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若派疑
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且車駕屢
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閤内此萬世一
時機不可失僕何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慶之曰此事
大非僕所能行若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

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

宋書載興宗言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畧安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興宗勸以此衆舉事曰令以領軍威名率此為朝

建唱始事便立克領軍雖失脚自可乘轝處分勿失
事機君還可白如此
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語右衛
將軍劉道隆為廢帝寵信專統禁兵乘轝嘗夜幸著作
佐郎江斅宅興宗乘馬車相隨道隆從車過過興宗謂
曰劉公比日思一閒寫道隆深達此音掐興宗手曰蔡
公勿言時廢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
安王體仁以下侍中袁粲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

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産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黎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定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閤口興宗為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以應冦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帝集羣臣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

同逆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

宋書載興宗言曰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大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願陛下弗憂

帝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帝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否興宗曰逆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絶米甚豐賤四方雲合人情更

安以北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不已帝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顗首敕從登南掖門樓觀之興宗潛然流涕帝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不受時殷琰據壽陽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帝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非真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

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起兵後遣使歸疑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止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

宋書載興宗言曰安都外據强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旰食之憂彭城險固兵强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臣為朝廷憂也

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初永敗問帝帝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邱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兵起

本史兵起作為逆以成敗論耳今易之

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

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
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
省封畧山海妨民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
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啟罷之之並陳原諸
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
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帝崩興
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
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都督荆州刺加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史
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至興宗前不敢就席
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
事王曇首不敢坐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
帝謂曰卿欲作仕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
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
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
爾

宋書曰五十年中有此三事

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大夫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格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王嘗通興宗侍兒被擒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怍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遏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廞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丞

南史叙及敬玉子廉頗得腐史言外之意故不删

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氏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曾以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子彖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顗母也一女一女姪射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

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已意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不可違邪舊意既乖彔亦他娶後彔好不終顛又禍敗彔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家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娶居名門高冑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彔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奏還封爵乃以為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

宋書載詔曰故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格立朝往屬

時難勲亮帷幄錫圭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謙𢚩備彰存沒順固陳先志哀欵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

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卒於光禄大夫集傳於世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子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字景撝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

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為宜都王鑑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屨到席約躡履不改齊明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

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贈太常弟樽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弟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黄門侍郎丁母憂廬於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臨海百姓坐公事左遷復為侍中吳興太守初樽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黄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氏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樽内以金訓賂樽妾遂改

判與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為有司所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為恥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為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昻曰當今真素簡勝惟有蔡樽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請之樽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民並請避之樽堅守不動命衆出戰出手摧破斬承

伯餘黨悉平屢遷吏部尚書左選弘簡有名稱又為侍中領秘書監武帝嘗曰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樽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為太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樽風骨梗正氣調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正色俯拾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有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日

因捧牒直出便命駕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
畫帝嘗設大臣䜴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䜴
如故帝覺其負氣乃喚蔡尚書樽始放箸執笏曰爾帝
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
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怍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爲昭明
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遣之及其引
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
太守謚曰康司空袁昻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

見此人其為名輩所知如此次子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晉陵太守及將之郡令令左右遷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孝宣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

人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黄散之職故須人門蕪美默然止肅聞而不平令義興公主曰諧之尋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為給事黄門侍中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宫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晋熙王叔文王府長史欝欝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

廢興夫子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見志
陳亡入隋道病卒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內所踐不隕家
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
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
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
教之深尤也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